

續
後
漢
書
七





書 漢 後 續

(七)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廉子充

夏侯淵

子衡

夏侯尚

從弟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謹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仁字子孝，曹操從弟也。

原注：魏書·仁祖襲·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

旋淮泗間，遂從操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之破袁術，仁斬獲獨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仁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攻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遣昭烈徇灋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

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昭烈。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于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于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畱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操聞而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忠義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侯。仁以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侯乘船臨城。圍數重。內外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

水亦稍減。晃從外奮擊。仁得潰圍出。漢退走。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擊烏桓。曹丕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于漢北。丕遣使卽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卒。年五十六。諡曰忠侯。原注。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責青勿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童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問學。敬愛學士。士多歸之。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操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伐三郡。譚案。陳志作斬譚首級。北征三郡。通志亦作及。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伐荊州。追昭烈于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初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曹丕篡代。

追諡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應余字子正。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時漢吳犄角。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據城叛。余與太守東里袞迸竄得出。音遣騎追捕。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袞。飛矢交流。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爾。卿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與之同惡。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歿無恨。因仰天號哭。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余亦隕絕。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義。操聞嗟歎良久。下荊州表其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爲尙書令。任洪爲蘄春長。操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攻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滂糧穀以繼軍。操討邈。布于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諡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于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從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風土曰。前初破賊。情參原注。竹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

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所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紱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興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鬻昧崇虎讒凶原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崇侯名虎嘗讎西伯子紂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颶奪電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原注：孫武田單墨翟禽滑釐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虛原注：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闕伯比曰隨少師修請羣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楚不敢伐少師有寵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晉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輸爲雲梯必取宋于是見公輸九段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國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肯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肯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

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園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陳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

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

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

原注：李善曰：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原注：墨子：二三子復于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跖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故

頗奮文辭，異于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與。夫騶驥垂耳于林垌，鴻雀戢翼于汙池，褻之者

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廩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

于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矐也。丕覽之曰：此必陳琳辭也。丕篡代，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

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丕惡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

羣臣並救，莫能得。曹真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丕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后責怒丕曰：梁

沛之間，非洪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矣。后于是泣涕屢請，乃釋之，免官，削

爵土，尙沒入其財產。卞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操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

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操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

分必死，旣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

無厭之質，老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

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殢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操功臣。時人多爲歎望。曹叡立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諡曰恭侯。子馥嗣。初操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瞻拜涕泣。觀者皆歎憫焉。操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丕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吳蘭屯下辯。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于休。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繼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遣別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丁母喪。哀毀過數。丕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丕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丕自寬慰之。丕伐孫權。以休爲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于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

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爲二道伐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癰發背卒，諡曰壯侯。子肇嗣。謹案：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遙出，其親狎如此。肇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諫止，叡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曹丕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爲洛陽令，有能名。齊王問專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會天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真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邵，字伯南，與曹操舊善，操嘗爲寇所迫逐，走入秦氏，邵開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邵曰：「無之，我卽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邵以死脫己，故養真爲子，冒姓曹氏，通屬籍爲族子。原注：魏書：邵以忠篤有才。

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使與子丕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

壯之，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昭烈，別將于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

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于陽平，操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謹案：陳志作征南護軍，通志作征蜀，與此合。都督徐晃等

破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立以真爲鎮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于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又令諸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百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丕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隗囂灌雒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檄到丕大笑曰吾策之于幄幕之內諸將奮擊于萬里之外若合符契前後戰克未有如此也黃初三年還雒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伐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丕寢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邵陵侯

原注：裴松之曰：真父名邵此封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真督諸軍軍鄆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雒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漢連出犯邊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及辭行叡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導讚早亡真愍之乞分封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

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雒陽。叡自幸其第省疾。真卒。諡曰元侯。子爽嗣。叡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體皆爲列侯。初不分真邑三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議曰。陳壽以諸夏侯諸曹氏共爲一傳。而謂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子時。左右助業。咸有效勞。操、曹嵩子嵩、騰養子皆不知生出本末。不能辨其族姓。或以爲嵩夏侯氏之子。則操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惇、淵與仁、洪諸養子並爲一族。從操將兵。相與篡漢。以功名始終。壽相錯爲一傳共論之。有微意矣。其謂世爲婚姻者。爲魏諱也。

贊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雜亂真。無父無子。世濟厥僞。滔天易宗。猥享祿位。未足言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字儼 孫翹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漢朗陵相淑之孫。司空爽之猶子。濟南相緄之子也。世以高節盛德稱。彧偉儀

觀。幾略奇敏。原注：裴松之曰：本傳不稱彧容貌。典略曰：彧爲人偉美。潘勗爲彧碑文。稱彧環姿奇表。平原爾衡傳曰：荀彧有容儀。衡曰：文若借而弔喪。少時。南陽何容異之曰：王

佐才也。原注：典略：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裴松之曰：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彧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

然也。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讎。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讎在于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爾。至于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悺

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或爲盛門而娶宦者之女。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爲辨明。私彧之論也。永

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

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

至冀州。而袁紹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無所成。初平

二年。去紹從曹操于東郡。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董卓威陵天下。操以問彧。彧曰：

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畱而還。鄉人畱者多見殺掠。明年。操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攻陶謙。任彧畱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叛。迎呂布。布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畱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通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

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旣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

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

原注。裴松之曰。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

威罰實行。

原注。三國魏志注。曹操傳云。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

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

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

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南東還雒陽。操議奉迎都許。

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未可卒制。勸操曰。昔高祖東伐。

謹案。高祖東伐上。太平御覽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矣。操遂至雒陽。奉

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彘爲侍中。

謹案。陳志云。進彘爲漢侍中。通志無漢字。與此合。是時魏國未建。何得加漢字。志誤。

守尙書令。常居中

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彘籌焉。彘內司出納。外幹心膂。與操中表相應。使挾天子以令諸侯。成

操功業。彘之力爲多。彘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彘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彘

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邪。噉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卒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綱紀整肅。職司咸得其人。時方征役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噉言于操曰：『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

揆庶績教化征伐並舉而行。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說詩書。』

漢書：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拜頌爲秦常。定宗廟及漢諸儀法。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帝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今公外定武功。

亦宜內興文學使干戈偃戢大道流行國難方弭禮樂並興此姬旦宰周之所以致太平也立德立功又

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隆禮尙德

敦裕教化則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操以爲事平當議之爾操問噉誰可代卿爲我謀者噉言荀攸鍾繇

先是噉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噉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惟嚴象爲揚州韋康爲

涼州後敗亡。原注：三輔決錄：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

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慈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

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操迎天子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

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操于宛紹益驕與操書辭旨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異于常衆皆謂以失

利于繡故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因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之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爾可一戰而擒也。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